CBETA電子佛典集成

CBETA Chinese Electronic Tripitaka Collection

eBook

T17n0818

大莊嚴法門經

隋　那連提耶舍譯

財團法人 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

目次

- 編輯說明
- 章節目 次
- 卷目 次
  - 001
  - 002
- 贊助資訊

編輯說明

- 本電子書以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 Version 2025.R3」為資料來源。
- 漢字呈現以 Unicode 3.0 為基礎，不在此範圍的字則採用組字式表達。
- 梵文悉曇字及蘭札字均採用羅馬轉寫字，如無轉寫字則提供字型圖檔。
- CBETA 對底本所做的修訂用字以紅色字元表示（黑白色系版本則無顏色差別）。
- 若有發現任何問題，歡迎來函 service@cbeta.org 回報。
- 版權所有，歡迎自由流通，但禁止營利使用。

No. 818 [No. 817]
大莊嚴法門經卷上(亦名文殊師利神通力經，亦名勝金色光明德女經)

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

如是我聞：
一時佛在王舍城耆闍崛山，與大比丘眾五百人，大菩薩眾八千人俱。
爾時王舍城中有婬女，女名勝金色光明德，彼女宿世善根因緣，形貌端正眾相具足，身真金色光明照曜，容儀媚麗世所希有，神慧聰敏辯才無礙，音辭清妙深邃柔軟，言常含笑語無麁獷，顧眄進止容豫安詳，隨所在處，或行或住或坐或臥，地皆金色，光明照曜，所著衣服青黃赤白亦皆金色。時王舍城一切人眾、或是王子或大臣子、或長者子或豪富子，見者貪染繫心愛著，情無捨離。是金色女，或在聚落、或在街巷、或在市肆、或在河岸、或在園林，所遊之處，若男若女童男童女，皆悉隨從觀無厭足。
復於異日，有長者子名上威德，為欲樂故多與財寶，共相要契乘駟馬車——其車純以金銀琉璃、摩尼真珠、上妙眾寶嚴飾莊校，建立寶幢微妙幡蓋，寶座華鬘塗香末香，如是種種和合勝香以用塗薰，以瞻蔔華而為瓔珞，莊嚴其身同載寶車——於寶車前，種種伎樂歌舞作倡，於其車後，復持種種甘美飲食衣服臥具，次第隨從往詣園林。爾時大眾，若男若女童男童女，皆悉隨逐左右觀看。
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從禪定起，於一切眾生起大悲心，而作是念：「何等眾生於大乘中堪受教化？何等眾生應以神通而受教化？何等眾生應以過去業緣而受教化？何等眾生應聞正法而受教化？」作是念已，見金色女與長者子同載寶車欲詣園林，見已即觀根性差別，差別觀已作是念言：「此女過去善業因緣堪受教化，若聞我法即能信受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以神通力身放光明，映蔽日光悉不復現，何況餘光。時文殊師利所著衣服，面各光照滿一由旬，令彼多眾皆悉覩見，復以種種眾寶瓔珞天冠臂印，莊嚴其身，欲令見者心生貪樂。作是事已，往詣女所當路而住。光照女身及長者子、駟馬寶車所有光明皆悉闇蔽，猶如聚墨比於真金無有光明。
彼金色女，見文殊師利眾寶莊嚴衣服淨潔光明遠照，謂是天童，自於己身及長者子而生鄙惡不復愛樂，於文殊身及以衣服起貪著心，默自念言：「我當就彼共為嬉戲，從心欲樂求索彼衣。」
作是念時，文殊師利威神力故，毘沙門王化為人像，從空而下立於女前而語之言：「汝今不應於彼人所生貪欲心。何以故？彼人清淨

無貪欲故。」
金色女言：「此是何人？」
毘沙門言：「此是文殊師利童子菩薩。」
金色女言：「云何名菩薩？願善說之。為是天耶？為是夜叉，為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，為是帝釋、為是梵天、為是四天王天耶？」
毘沙門言：「非天、非夜叉、非乾闥婆、非阿修羅、非迦樓羅、非緊那羅、非摩睺羅伽，亦非帝釋、亦非梵天、亦非四天王天，如是等輩悉非菩薩。言菩薩者，一切眾生隨所願求悉能滿足，不生慳恪，是名菩薩。」
時勝金色女即作是念：「如所說者，我今乞衣必定應得。」即便下車向文殊師利所，到已白言：「文殊師利！願能施我所著衣裳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妹汝若能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者，當與汝衣。」
女言：「文殊師利！何者名為菩提心耶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汝身即是菩提。」
女言：「云何我身即是菩提？願重廣說令我得解。」於是女人說偈乞衣：

「文殊久發菩提願，　今可施我身上衣；
若不能施非菩薩，　猶如枯河而無水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說偈答言：

「汝若能發菩提心，　我當隨願施汝衣，
若有堅固菩提者，　一切天人皆供養。」

爾時勝金色女復以偈問：

「菩提有何義？　菩提從誰得？
菩提誰能與？　菩提何行成？」

爾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：「於今現在有佛，號釋迦牟尼多他阿伽度、阿羅訶、三藐三佛陀。彼佛所說，身及菩提皆悉平等。於意云何？汝身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不？」
是女過去善根因緣聞此語已，即得法光，得法光已白文殊言：「如是如是！我今此身有五陰、十二入、十八界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於汝意云何？色可覺可知不？」

女言：「不也。不可覺、不可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提亦如是，不可覺、不可知。如是，色平等故，菩提亦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於汝意云何？受、想、行、識可覺可知不？」
女言：「不也。不可覺、不可知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提亦如是，不可覺知。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平等故，菩提亦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於汝意云何？此色可說在此在彼、在內在外在中間不？可說青黃赤白頗梨雜色不？」
女言：「不也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提亦如是，不可得說。如是，色平等故菩提亦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受、想、行、識，可說在此在彼、在內在外在中間不？可說青黃赤白頗梨雜色不？」
女言：「不也。如色不可說，乃至受、想、行、識亦不可說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提亦如是不可說。如是，受、想、行、識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」
「復次五陰如幻體性不實，顛倒故生；菩提亦如幻體性不實，以顛倒故，世俗說生。如是，幻平等故五陰平等，幻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「復次五陰如夢體性不生，菩提亦如是體性不生。如是夢平等故五陰平等，夢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「復次五陰如陽炎，以業緣故生；菩提亦如陽炎無業無報。如是陽炎平等故五陰平等，陽炎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「復次五陰如鏡中像，體性空無、不去不來；菩提亦如是無去無來。如是鏡像平等故五陰平等，鏡像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「復次五陰但是假名，菩提亦如是但是假名。如是五陰平等故菩提平等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「復次五陰無有作者，離作者義；是菩提五陰無體性離體性義，是菩提五陰不生離生義，是菩提五陰無常離常義，是菩提五陰無樂離樂義，是菩提五陰無清淨離清淨義，是菩提五陰無我離我義，是菩提五陰不清淨離清淨義，是菩提五陰無取離取義，是菩提五陰無家離家義，是菩提五陰無去來無去來義，是菩提五陰聖人法論，菩提亦聖人法論，如是論非論法五陰體性，如來一切覺故，是名菩提。如是五陰體性即是菩提體性，菩提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；如汝身

中五陰體性即是一切諸佛體性，諸佛體性即是一切眾生五陰體性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覺五陰者，名覺菩提。何以故？非離五陰佛得菩提，非離菩提佛覺五陰。此方便知，一切眾生悉同菩提，菩提亦同一切眾生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四大法生，所謂地界、水界、火界、風界。而此地界非我、非眾生、非壽命、非晡沙、非富伽羅，地界平等是菩提，過去無取故；水界平等是菩提，體性不生故；火界平等是菩提，體性不可覺故；風界平等是菩提，體性不可見故。地界體性如來覺故得菩提，如是水界、火界、風界如來覺故得菩提。覺地性者是名菩提，如是能覺水、火、風等是名菩提；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復次地界不知水，水界不知火，火界不知風，如是諸界無名、不可說者，是名菩提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汝身眼法生不？如是耳鼻舌身意生不？妹此中眼空，眼空體性即是菩提。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空，意空體性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若眼體性空，色不可說，色空體性即是菩提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體性空，一切法不可說法空體性即是菩提。復次眼不取色，菩提亦如眼不取色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，不取聲、香、味、觸、法，菩提亦如是不取一切法。如是眼識界色界中不住，眼識色界菩提中亦不住；耳識界、鼻識界、舌識界、身識界、意識界法界中不住，如是意識法界菩提中不住。眼識界菩提界無二無別，乃至意識界菩提界無二無別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覺眼者是名菩提，如是覺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者是名菩提。眼體性空，能覺如是體性空者即是菩提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體性空，能覺知者即是菩提。復次眼體性不貪不瞋不癡，離貪瞋癡即是菩提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體性不貪不瞋不癡，離貪瞋癡即是菩提。眼無主者、無取者，菩提亦無主者、無取者；如是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無主者、無取者，菩提亦無主者、無取者。眼中無男法、女法亦非男非女，如是菩提中無男法、女法亦非男非女；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中無男法、女法，耳、鼻、舌、身、意亦非男非女；如是菩提中無男法、女法，菩提亦非男非女。復次眼色如，如來覺此如故名為菩提；如是意法如，如來覺此如故名為菩提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汝身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命、無晡沙、無富伽羅、無人、無摩那摩、無作者、無受者、無見者、無聞者、無嗅者、無味者、無觸者、無知者，彼菩提亦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命、無晡沙、無富伽羅、無人、無摩那摩、無作者、無受者、無見者、無聞者、無嗅者、無味者、無觸者、無知者，是故說一切法不可知即是菩提。

「復次此身無知無覺無作，猶如草木石壁，若內地界、若外地界名地體性，此地界性，如來般若智力覺已，是故我說汝身即是菩提。「復次妹！如汝心意和合思量分別，而此心意思量分別無覺無知，不在皮膚、不在筋血、不在骨髓、不在髮毛、不在指爪、不在內外、不在眼耳鼻舌身意，非住非不住，不定住非不定住，非此住非彼住，非色不可見不可捉，無障礙無分別，不可執不和合，非家離家，清淨最清淨，光明照曜。彼心意思量分別，不與煩惱和合亦非清淨。何以故？體性淨故不與煩惱和合，不和合故清淨光明。又彼光明無身，無身故不與煩惱和合亦非清淨。如是陰、界、入體性即是菩提，菩提體性即是陰、界、入，是故汝身陰、界、入性是名菩提。何以故？非離彼故名為菩提，離陰、界、入事中菩提不可得，覺陰、界、入即是菩提，是故我說一切法平等覺此名菩提。」

爾時文殊師利童子說此法已，時虛空中五百諸天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復有隨從勝金色光明德女，若男若女童男童女二百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；六十天人於諸法中得法眼淨。時勝金色女踊躍歡喜心得清淨，五體投地禮文殊師利足，作如是言：「歸依佛！歸依法！歸依僧！」歸三寶已，受梵行五戒，受戒法已，至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既發心已白文殊言：「我今得聞如是法教，為一切眾生得安隱故起慈悲心，為不斷佛種故至心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如文殊師利為我說此菩提之法，我當順行，亦當廣為一切眾生說如是法。文殊師利！如是佛法寂滅大寂滅，我不知故隨惡覺觀起顛倒心執於身見，自貪著身復令他貪。我今至心清淨懺悔一切罪業。如文殊師利所說貪寂滅法，一切和合法亦如是寂滅。若有眾生不知此法起貪著者，我能令彼遠離貪著，安住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何以故？一切煩惱猶如死人，但以顛倒妄想故生；若無顛倒諸妄想者，煩惱則滅。我今得聞文殊師利所說法要，知一切煩惱猶如雲霧體性不實：煩惱如電，一念不住；煩惱如風，體性不生；煩惱如空中畫，不可見故；煩惱如畫水，隨畫隨滅故；煩惱如夜叉鬼，生惡覺故；煩惱如熱病，狂妄語故；煩惱體性無，惡覺生故；煩惱難捨，我我所執故；無物妄取客塵，煩惱妄生故；煩惱隨想現，惡覺觀取故；煩惱如眼，見種種境起故；煩惱體無盡，猶心濁生故；煩惱體性無，和合緣生故；煩惱如團聚，陰入界合故；煩惱不可識，無名色故；煩惱不可知，無善覺故；煩惱如種子，能生菩提故。何以故？要因煩惱能滿菩提故。

「文殊師利！菩提者如金剛擬，眾生煩惱不能動故。又菩提者如金剛跡，一切煩惱不能破故。何以故？法界方便不可壞故。文殊師利！見煩惱者名為菩提。何以故？一切境界順菩提故。如是菩提無有住處，一切煩惱亦無住處。何以故？生即滅故。文殊師利！如心

體性不可說示，亦不可說在此在彼，貪瞋癡體性亦復如是；菩薩如是知煩惱故，於多貪眾生、多瞋眾生、多癡眾生善能教化，然不為彼眾生惱亂，乃至教化等分眾生亦不惱亂。文殊師利！如我貪瞋癡，一切眾生貪瞋癡亦復如是，如我煩惱，當知一切眾生煩惱亦復如是。

「復次文殊師利！譬如猛火於一切草木不生恐怖，如是智慧行菩薩於諸煩惱不生恐怖。譬如日輪不與闇住，如是智慧行菩薩不與惑住。譬如大風諸山樹木無能障礙，如是智慧行菩薩一切世間煩惱境界無能障礙。譬如虛空劫火不燒，如是智慧行菩薩諸煩惱火亦不能燒。譬如有寶名曰鐵愛，不住不淨，隨所止處一切清淨；如是智慧行菩薩，於一切煩惱亦復不住。譬如虛空不與地合，如是智慧行菩薩不與煩惱諸結和合。如鐵圍山風不能動，如是智慧行菩薩一切煩惱所不能動。譬如倉鵠，水乳和合，惟啑於乳而不取水；如是智慧行菩薩，雖與一切煩惱和合，而但取智不取煩惱。如欝單越國男女和合悉詣樹下，若非親者樹枝垂下陰覆其身；菩薩如是，於根未熟眾生智不垂化。

「復次文殊師利！我今於此一切煩惱不生驚怖。何以故？以知一切煩惱性故、善披菩薩無畏鎧故。譬如健人臨陣不怖，若生恐懼則非健人；菩薩亦爾，於諸煩惱而生恐怖則非菩薩。又如有人入陣相擊，不能勝他反為他害，不名健兒；若諸菩薩而為煩惱之所害者，不名菩薩。文殊師利！如淨水珠投之濁水，水則清淨，而不為彼濁水所污；菩薩雖與煩惱和合，不為煩惱之所染污。」

爾時勝金色女說是語已，問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菩薩能離煩惱？」

文殊答言：「若有菩薩知煩惱生、知煩惱滅，是則不名離煩惱者。譬如明燈能滅諸闇，若與闇俱不名為燈；如是菩薩見煩惱生、見煩惱滅，則不得名離煩惱菩薩。復次離煩惱菩薩，不見煩惱、不見清淨，非見非不見，離心意識者名離煩惱；於彼彼處心有分別，乃至念涅槃者，是名不離煩惱。何以故？或心或心數生，攀緣罪福故。此攀緣者名一切作行，若作行已是為流轉，若流轉法名實流轉，一切流轉名為煩惱。

「復次和合者名為煩惱。何者和合？眼與色和合、耳與聲和合、鼻與香和合、舌與味和合、身與觸和合、意與法和合，三昧與煩惱和合。何以故？見得三昧出沒相者名為煩惱。離惡覺者名離煩惱、離心行者名離煩惱、無功用者名離煩惱、離數量者名離煩惱。若有菩薩，自離煩惱復令他離，為解一切眾生縛故勤行精進，如來說此名離煩惱精進菩薩。」

時勝金色女問文殊師利言：「何者名為最勝精進菩薩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若有菩薩不證空法，於身見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無相；於惡見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無願；於願行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無作法；於作行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無生法；於生老死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無出法；於生滅眾生悲心不捨，不證聲聞、辟支佛果；住菩薩位，於一切眾生悲心不捨，是名最勝精進菩薩。譬如大海易入難出。何以故？無善方便故。如是聲聞、緣覺入空、無相、無作法中，無方便故不能自出；最勝精進菩薩有方便故能入能出。譬如有人入陣鬪戰，身無傷損而能免出，是最為難。如是菩薩入空、無相、無願三解脫門，有方便故則能免出，是則名為菩薩方便。」

勝金色女問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名為菩薩方便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方便有二種：一者不捨生死，二者不住涅槃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空門，二者惡見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無相門，二者相覺觀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無願門，二者願生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無作門，二者種善根行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無生門，二者示生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無出門，二者陰入界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寂滅門，二者出生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定門，二者教化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法界門，二者護正法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聲聞門，二者深心菩提行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辟支佛門，二者四無礙門。若有菩薩於如是等二種法門，為他示現無所執著，於一切法門亦復如是，是名方便。

「復有二種門：一者貪門，二者離貪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瞋門，二者離瞋門。復有二門：一者癡門，二者離癡門。復有二門：一者煩惱門，二者離煩惱門。復有二種：一者一切生門，二者離生門。此名菩薩方便門。

「復有二種：一者一切凡夫行門，二者一切學無學聲聞、辟支佛、菩薩、如來門。若能知此二種門者，是名菩薩最勝方便。」

大莊嚴法門經卷上

大莊嚴法門經卷下(亦名文殊師利神通力經，亦名勝金色光明德女經)

隋天竺三藏那連提耶舍譯

爾時世尊與侍者阿難，在耆闍崛山頂大經行處，遙讚文殊師利言：「善哉善哉。文殊師利！善說菩薩最勝精進方便法門，如汝所說。」讚此語時，其聲遍滿三千大千世界，一切大地六種震動。是時無量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，帝釋天王、大梵天王、四天大王，皆悉尋聲同詣佛所，恭敬禮足却住一面，俱白佛言：「世尊！向聞如來讚善哉聲遍大千界，地皆震動，未審如來讚歎誰耶？」

爾時世尊告諸大眾：「我向讚歎文殊師利。」

是時大眾復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文殊師利今在何處？」

佛言：「在王舍城東門路上，共金色女為諸大眾敷演妙法。汝等若欲樂聞法者，宜可往彼。」是時一切天、龍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、人非人等，帝釋天王、大梵天王、四天大王，聞佛教已，俱詣文殊師利所，各現自身殊勝光明，雨天妙華遍王舍城及諸大眾。爾時一切人天大眾，皆得相見無有障礙。

時王舍城一切人民，見諸天眾及見妙華，皆共相隨往文殊師利所。爾時阿闍世王，以大威德莊嚴四兵及後宮婇女，亦皆往詣文殊師利所。是時城中一切王子，大臣長者居士子等，見金色女心住寂滅，皆捨染心五根清淨，具諸慚愧無復煩惱。

時文殊師利，見此大眾於金色女無染心已，問金色女言：「汝今煩惱置在何處，令諸王子乃至居士子等不生染心？」

金色女言：「一切煩惱及眾生煩惱，皆住智慧解脫之岸、如如法界平等法中。彼諸煩惱非有生、非有滅，亦不安置，我如是知、如是正見煩惱體性。」

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：「何者是煩惱體性？」

金色女言：「諸惡覺觀是煩惱體性，不淨攀緣故煩惱則生，清淨覺觀故煩惱如客，是故煩惱不與空智和合，不與無相無願和合。如大毒蛇眼視人時人便消滅，若有智人持阿伽陀藥往彼蛇所，蛇聞藥氣即便失毒，乃至童子種種觸惱不能為害。文殊師利！我於昔時惡覺觀故顛倒心生，為煩惱火之所焚燒愛著自身，不知此身如沫如炎、如幻如化、如於夢中，受五欲樂如蜜塗刀，愚者貪味不覺傷舌。又如草露見日便消，不知諸行無常迅速，不知五陰一向常苦，不知自身性不清淨，不知一切法離我我所種種差別，不知自無所見令他闇蔽，不知自縛復令他縛。我未聞法於此諸法不得解脫，我今聞法得

智慧已，於諸煩惱而得解脫，是故一切眾生於我身所不生貪心。文殊師利！譬如光明不與闇住，如是離貪心者煩惱不住。」
爾時金色女對文殊師利說是法已，白文殊師利言：「一切天人大眾雲集，唯願慈悲具說法力，開示人天令知一切煩惱體性，知體性已於諸眾生起憐愍心，為諸眾生得安隱故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時文殊師利復作是言：「此煩惱體性難信難解。何以故？此煩惱性即是菩提故。譬如火未出時不能燒薪，如是不生煩惱於流轉中不受生死；如火出已即能燒薪，惡覺生者流轉生死。譬如火燒大[廾/積]草木火勢難滅，如是惡見毒心與煩惱合，於三界中熾然常燒無有休息。譬如無薪火不得然，如是遠離惡見煩惱不生三界。譬如火然設百千歲，無有利益亦不增多，煩惱熾火亦復如是，至百千年無所利益亦不增多。譬如火滅不至方所，如是智慧滅諸煩惱，亦復如是不至方所。譬如猛火無能入者，如是自性清淨，客塵煩惱生而不能染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問金色女言：「云何見身？」
金色女言：「如見水中月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見五陰？」
女言：「如見佛所化人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見十八界？」
女言：「如見劫火燒諸世界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見十二入？」
女言：「如不作業行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見四眾？」
女言：「如見上虛空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觀自身？」
金色女言：「知從父母和合而生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見我身？」
女言：「如盲人見色。」
又問：「汝今聽此法耶？」
金色女言：「如幻人聽法。」
又問：「汝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耶？」
金色女言：「我已發心，不復更發。」
又問：「汝行檀那波羅蜜耶？」
女言：「煩惱中不行亦不捨。」
又問：「汝滿尸波羅蜜耶？」
女言：「滿，如虛空滿。」
又問：「汝修羼提波羅蜜耶？」

女言：「已修，如一切眾生不生不出。」
又問：「汝發毘梨耶波羅蜜耶？」
女言：「已發，如一切法不可得。」
又問：「汝住禪波羅蜜耶？」
女言：「已住，如法界中住。」
又問：「汝滿般若波羅蜜耶？」
女言：「已滿。云何滿？不增不減方便智故。」
又問：「汝修慈耶？」
女言：「已修，如一切眾生不生。」
又問：「菩薩大悲當於何求？」
女言：「於一切眾生煩惱中求。何以故？若眾生無煩惱者，菩薩不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喜心當於何求？」
女言：「於最勝信清淨菩提喜心中求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捨心云何滿？」
女言：「捨離一切眾生鬪諍是名為滿，遠離一切諸法諍論是故名滿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名諍論？」
女言：「若菩薩自言：『我當捨離一切煩惱，度脫一切眾生。』是名諍論。」
文殊師利又言：「與誰諍論？」
女言：「一切外道。」
又問：「誰是外道？」
女言：「於他邪說隨順忍受是名外道。」
「復次，菩薩忍心從何而生？」
女言：「從一切眾生惱亂中生。何以故？若不惱亂，忍心不生故。若菩薩受諸眾生呵罵打辱，其心如地不起怨恨，是名為忍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瞋恨？」
女言：「瞋恨者能滅百劫所作善業，是名瞋恨。」
又問：「云何非瞋恨？」
女言：「若於一切煩惱境中無所障礙，名無瞋恨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於諍論中云何能勝？」
女言：「菩薩於一切法無所分別亦無所得，是名為勝。」
文殊復言：「云何菩薩遠離魔怨？」
女言：「菩薩雖現行魔業，無所染著，是則名為遠離魔怨。何以故？菩薩雖現五陰煩惱，不與五陰煩惱和合，體性無染故。菩薩雖示生死教化眾生，知一切法無去來故，雖為眾生說天魔道，於一切智中自身遠離我我所故。」

文殊問言：「菩薩云何教化眾生？」
女言：「當修方便般若波羅蜜，能教化故。」
文殊又言：「菩薩云何安住一切眾生？」
女言：「如菩薩自住智中，一切眾生亦如是住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女子！一切大眾聞汝說法，心生愛樂恭敬於汝。」
女言：「文殊師利！不應如是恭敬供養，如是供養者不名供養。何以故？若見自身、他身及見有法而可說者，不名供養；若不見自身、他身及有法者，是名供養。如是無聞無著是名聽法，亦名供養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云何法供養？」
女言：「若觀身如夢、說者如幻、所聞法如響，如是信已不作二種解脫，是名法供養。」
文殊問言：「云何聽法？」
女言：「如說修行是名聽法。」
是金色女以文殊師利童子神通力故，又以自身過去善根智慧力故，於彼眾中如法說法。爾時金色女說此法時，眾中有億千人，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復有過去深種善根諸天人眾，其數五百得無生法忍。三萬三千天人，遠塵離垢得法眼淨。勝金色女淨心歡喜得順法忍，得順忍已禮文殊師利足，自於己身深生慚愧，作如是言：「我於正法猶如死人，唯願慈愍聽我出家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出家者，非以自身剃髮名為出家。何以故？若能發大精進為除一切眾生煩惱，是名菩薩出家。非以自身披著染衣名為出家，勤斷眾生三毒染心是名出家。非自持戒行名為出家，能令毀禁安住淨戒是名出家。非以阿蘭若處獨坐思惟名為出家，能於女色生死流轉以慧方便化令解脫是名出家。非以自身守護律儀名為出家，若能廣起四無量心安置眾生是名出家。非以自身修行善法名為出家，能令眾生增益善根是名出家。非以自身得入涅槃名為出家，為欲安置一切眾生入大涅槃是為出家。非以自身除煩惱故名為出家，勤斷一切眾生煩惱名為出家。非以自能將護身心名為出家，將護一切眾生名為出家。非以自解身心縛故名為出家，為解一切眾生身心縛故名為出家。非以自身於生死怖畏得解脫故名為出家，能除一切眾生生死怖畏令得脫者名為出家。非以自樂涅槃名為出家，勤行精進為令眾生滿足一切佛法故名為出家。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女子！夫出家者，於一切眾生起慈悲心名為出家。出家者，不見一切眾生惡亦不取相名為出家。出家者，不舉他罪，有慚愧者教令懺悔是名出家。女子！出家者難，名為屬他；菩薩不爾，身心自在無繫屬故。」
女言：「云何出家名為屬他？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屬戒者名為出家，破戒者不名出家；屬三昧者名為出家，亂心者不名出家；屬智慧者名為出家，愚癡者不名出家；屬解脫者名為出家，離解脫者不名出家。」
女子言：「文殊師利！云何菩薩名不屬他？」
文殊師利言：「菩薩內自證法不從他學，名不屬他，何以故？菩薩於一切智即自開解故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說此出家法已，五百菩薩心生歡喜，即脫身上衣服瓔珞奉文殊師利，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快說此法，我當修行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語金色女言：「汝可上車教化威德長者子，若能教化此長者子即名出家。」
爾時文殊師利說此語時，一切大眾咸生疑怪，各作是念：「今此女人已離貪欲，何故乃遣共貪者俱？」爾時金色女知諸大眾心生疑已，語大眾言：「離貪菩薩雖復常與貪者共俱，以教化故遠離惡名；菩薩自離瞋癡，雖與共俱，以教化故亦無惡名；菩薩自離煩惱，雖與煩惱者俱，以教化故遠離惡名。譬如母子共俱常無貪染，離貪菩薩亦復如是，與貪者俱常無貪染。譬如黃門與女人俱亦無貪染，如是菩薩遠離三界，雖行欲界而無欲心。」
時金色女諦知生死煩惱惡法，住離欲際，得離欲光明除欲闇冥，禮文殊師利足禮足已，右遶三匝，臨欲上車而說偈言：

「我今上車離三毒，　體性清淨無貪染，
遠離瞋恚有慈心，　無復愚癡得智慧。
我貪覺觀已清淨，　今當上車詣林去。
我昔有貪心迷醉，　耽著財色不覺知，
猶如大雲覆大地，　日光不出不照曜，
彼光不去亦不來，　大雲覆故隱不現。
如是眾生煩惱覆，　清淨大智不光明，
彼智不來亦不去，　知煩惱已智光出，
亦復非從餘處來。　惡覺觀故煩惱生，
淨覺觀故煩惱滅，　名色不取亦不捨，
亦復不生亦不滅，　亦不與他他不取，
如是法味甚清淨。　猶如燈然滅除闇，
彼闇不去亦不來，　如是智慧離煩惱，
煩惱不去亦不來，　亦復不生亦不滅。
猶如良醫療眾病，　但除客病病不生，
而不治彼地水風。　如是文殊勝醫王，
治諸眾生煩惱病，　智慧因緣無煩惱，
煩惱不去法不失。　而我此身有五陰，

亦復具有諸界入，　我於前者雜煩惱，
今皆遠離得清淨。」

時文殊師利於大眾中說法教化已，大眾歡喜。文殊師利讚言：「善哉善哉！至心聽法。」既讚歎已，於大眾中作如是言：「我今日要至如來所，汝等大眾若欲聽法，當往佛所。」說此語已，文殊師利及諸大眾各還所止。

爾時勝金色女與八十從女前後圍遶，共長者子同載寶車往詣園林。既到林所，種種莊嚴寶幢幡蓋、香華瓔珞、百寶香爐遍林樹間，為欲樂故，作倡伎樂歌舞戲笑，又設種種甘美飲食。爾時勝金色女以頭枕彼上威德長者子膝上而睡，即以神力於其臥處現為死相，膖脹臭爛難可附近，須臾腹破肝腸剖裂，五藏露現臭穢可惡，大小便道流溢不淨，眼耳鼻中及諸身分，一切毛孔膿血交橫，口出惡氣，膖穢臭處薰遍林間，髑髏骨破腦出流散支節塗漫，青蠅啖食蛆蟲蠢動，種種穢惡不可稱說。

時長者子見此死屍，生大恐怖身毛皆豎，而作是念：「我今於此無救無依，遍觀四方無歸依處，倍增怖畏發大怖聲。」彼長者子二因緣故生大怖畏：一者昔所未見如是怖事是故生怖，二者大眾知我與彼同來在此，而今忽死謂我故殺，恐阿闍世王不鑒此理橫見加戮，是故怖畏。時長者子獨於此林不見一人，復作是念：「我今怖畏，諸沙門婆羅門、天、龍神、夜叉、乾闥婆、阿修羅、迦樓羅、緊那羅、摩睺羅伽等，誰能救者？」彼長者子過去善根雖熟，以不聞見文殊師利共金色女所說法故，文殊師利即以神力令諸樹林悉說偈言：

「一切法體性，　如長者所見，
三界悉虛妄，　如幻皆不實。
皮覆惡不淨，　凡夫無羞恥，
惡覺因緣故，　妄想生貪著。
譬如滿瓶糞，　外假畫莊嚴，
愚癡不知故，　取瓶頭戴行。
墮地即便破，　不淨皆充滿，
種種臭難近，　心悔求捨離。
如是諸凡夫，　橫分別女色，
見長短赤白，　惡覺故愛染。
若見身實性，　汝身亦如是，
誰有實見人，　於臭屍生著？
汝今不應怖，　此法體性空，

一切非真實。　汝先所貪著，
云何今怖畏？　導師釋迦文，
能施汝安樂，　說法中最勝，
說諸欲無常。　譬如雲霧電，
五欲誑不實，　智者誰貪著？
猶如風鼓水，　能令起泡沫，
彼中無實作，　因緣合故生。
如是名色法，　亦無有實作，
業力故不失，　諸法和合生。
本所見妙色，　於今何處去？
此惡色何來，　而生大怖畏？
是法不住方，　亦不餘處來，
不去至未來，　集起故可見。
彼中無作者，　亦無實受者，
離於作受法，　如幻空無實。
汝於他人身，　不應生怖畏，
若能自觀察，　汝身亦如是。
如夢中欲樂，　踊躍大歡喜，
寤人著欲樂，　如夢等無異。
汝怖無能除，　亦無安慰者，
汝今應速往，　如來大師所。
汝之大怖畏，　非父母眷屬，
知識能救者；　唯有佛世尊，
能拔其根本，　能施畏無畏，
及護無護者。　汝宜歸依佛，
亦歸勝法僧。　若有天龍等，
歸依於彼者，　怖畏皆解脫，
速得天人身。」

爾時長者子上威德聞此偈已，心大歡喜踊躍無量，深自慶幸，捨棄死屍從林而出。

爾時佛在耆闍崛山頂，知長者子善根成熟堪受教化，放大光明，其光遍照摩伽陀國。時長者子於光明中，遙見佛身猶如日出，大眾圍遶而為說法。見是事已一心念佛，忽然復見七寶階道周匝欄楯至於佛所，又見妙華遍布街道。時長者子尋路欲往，始發足時，釋提桓因即遮前路當道而立，作如是言：「汝長者子，欲往見佛獲大善利，佛亦愍汝，我當與汝俱詣佛所。」時長者子即共帝釋往至佛所。到佛所已，時天帝釋即以衣裓曼陀羅華，與長者子教令散佛。

時長者子受天華已，發歡喜心以散佛上，頭面作禮右遶三匝，於一面立而白佛言：「我今至心歸依佛！歸依法！歸依僧！」三歸依已作如是言：「以此善根種種功德，願於來世得成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。」而白佛言：「世尊！此金色女眾所知識，我為欲樂與彼財寶，將向林所共相娛樂。至彼林中枕我膝臥，奄忽而死，卒便爛壞臭穢可畏，所將眷屬悉捨我去無有見者。恐阿闍世王知此女死，謂我殺害，橫加刑戮，是故我今生大怖畏。」

爾時佛告長者子言：「汝莫憂怖，我當施汝一切無畏。汝長者子，歸依佛者於一切處無所怖畏。」又復告言：「汝當放捨怖畏因緣。」

時長者子白佛言：「一切怖畏從何而生？」

佛言：「貪瞋癡因緣故怖畏生；身見因緣故怖畏生；惡見因緣故怖畏生；渴愛因緣故怖畏生；我我所因緣故怖畏生；執著因緣故怖畏生；鬪諍因緣故怖畏生；自身愛縛因緣故怖畏生；於無常中生常想故怖畏生；於苦法中生樂想故怖畏生；於不淨中生淨想故怖畏生；於無我中生我想故怖畏生；執著五陰因緣故怖畏生；不觀十二入故怖畏生；不觀十八界故怖畏生；不見未來惡故怖畏生；不觀內外身因緣故怖畏生；愛壽命因緣故怖畏生。長者子！如是等因緣故一切怖畏生，如是等事汝當放捨。」又復告言：「汝見此女身種種惡事不？」

長者子言：「唯然世尊！我今已見。」

佛言：「如是，一切諸法無常敗壞、苦空不實，但是虛誑；愚癡不知業緣生故，如幻不實離色相故，如夢喜樂無實樂故，如熱時炎非水水想故，亦如水光影發照壁水動則動無來去故，如鏡中像業力生故，如水中月水靜則現無來去故，如響從聲生不可說實故，如影不可作故，如幻體性空故，如風性不可捉故；如是一切法虛假不實，不增不減故。如是長者子！當知一切法無主無作、無有執者。汝先欲覺今何所在？」

長者子言：「此中所見長短好色，惡覺因緣凡夫貪著，於聖法中無如是事。聖人法中但是不淨，如實見故、離惡覺故、貪瞋癡盡故。」

佛言：「善哉善哉！長者子！見貪性故離惡覺觀，離惡覺故貪瞋癡盡，是故汝當生清淨心修方便行，於一切境起智慧業，離自身見及他身見。」

長者子言：「菩薩云何生清淨心行智慧行？」

佛言：「長者子！菩薩當於貪體性中求於菩提，如是瞋癡體性中求於菩提，亦於一切煩惱體性中求於菩提，如是貪瞋癡等一切煩惱性空無物，菩薩則於一切法中智慧行生。是故長者子！彼貪瞋癡性無

有根本，亦無住處，亦無主者，亦無作者，內外清淨空無所有，無我、無眾生、無壽命，離富伽羅無相，離惡覺觀故無願，離渴愛取故。如是貪瞋癡體性無生故，菩薩於一切法中智慧行生。

「復次長者子！清淨攀緣方便行菩薩，於一切生心法中悉有菩提。何以故？若彼心無色離色、離分別，體性如幻，彼此內外不相續者，是名菩提。復次長者子！菩薩不應覺於餘事，但覺自心。何以故？覺自心者，即覺一切眾生心故。若自心清淨，即是一切眾生心清淨故。如自心體性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體性；如自心離垢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垢；如自心離貪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貪；如自心離瞋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瞋；如自心離癡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癡；如自心離煩惱，即是一切眾生心離煩惱。作此覺者名一切智智覺。如是清淨攀緣方便行菩薩，能知煩惱體性染一切眾生心，若有說言客塵煩惱相續染心者，菩薩見法方便，於彼眾生善能教化無所惱亂。若彼眾生覺客塵煩惱，客塵煩惱亦不能染。」佛說此法已，長者子得順法忍。

時勝金色女知長者子受教化已，莊嚴五百馬車前後圍遶，種種音樂皆悉作唱，來詣佛所。到已下車，頭面三禮，右遶三匝却住一面。

爾時文殊師利童子問長者子言：「汝識此妹不？」

長者子言：「我今實識。」

文殊師利言：「汝云何識？」

時長者子即向文殊而說偈言：

「見色如水沫，　諸受悉如泡，
觀想同陽炎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見行如芭蕉，　知識猶如幻，
女名假施設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身無覺如木，　亦如草瓦礫，
心則不可見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非我非眾生，　非壽富伽羅，
十八界相續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彼中非貪瞋，　亦復非愚癡，
非染非清淨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諸凡夫如醉，　顛倒生惡覺，
智者所不染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如彼林中屍，　臭爛惡不淨，
身體性如是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過去本不滅，　未來亦不生，
現在不暫住，　如是我識彼。

文殊當善聽，　彼恩難可報，
我本多貪欲，　見不淨解脫。
彼身實不死，　為化我現死，
愍眾故示現，　誰見不發心。
如是貪瞋癡，　及一切煩惱，
如是體性法，　善哉甚微妙。」

爾時如來即便微笑，從其面門出五色光，遍照三千大千世界，照已還從頂入。
爾時阿難見斯光已，即從坐起，偏袒右肩，頂禮佛足，右膝著地合掌向佛，讚言：「善哉世尊！以何因緣示現微笑？諸佛如來多他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非無因緣而現微笑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是金色女不？」
阿難白言：「唯然已見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此金色女，文殊師利已於過去教化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今復更於文殊師利所聞說正法得順法忍。」
佛告阿難：「汝見此上威德長者子不？」
阿難白言：「唯然已見。」
佛言：「阿難！此長者子，我於過去已曾教化令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，今於我所聞說正法得順法忍。阿難！此勝金色女，於當來世過九十百千劫，當得作佛，號曰寶光多他阿伽度、阿羅呵、三藐三佛陀，壽命無量。其佛世界名寶德剎，劫名樂生。彼女當來得成佛時，其國眾生衣服飲食、壽命身色，悉如忉利諸天王等，等無有異。彼佛世界無有聲聞及辟支佛，純一大乘諸菩薩寶。彼寶光如來成佛之時，此長者子得菩薩身，名曰德光，持佛法藏，寶光如來所說法藏皆悉受持。寶光如來臨涅槃時，與德光菩薩授菩提記，告諸大眾：『我滅度後我法滅已，此德光菩薩當得作佛，號曰寶炎如來、應供、正遍知、明行足、善逝、世間解、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天人師、佛、世尊。』」
爾時如來授二人記已，是時三千大千世界六種震動，放大光明遍滿十方一切世界。說此授記法時，八千人等發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心。
爾時長老阿難白佛言：「世尊！當何名此經？」
佛言：「此經名『大莊嚴法門』，如是受持；亦名『文殊師利神通奮迅力經』，亦名『勝金色光明德女教化經』。」
說此經已，長老阿難，勝金色女及長者子，文殊師利，天、人、阿修羅等，一切大眾，歡喜奉行。
大莊嚴法門經卷下

聯絡我們

財團法人
佛教電子佛典基金會（CBETA 基金會）
CBETA Comprehensive Buddhist Electronic Text Archive Foundation

service@cbeta.org
(02)2383-2182 轉分機 12
官網 https://cbeta.org/
CBETA Online https://cbetaonline.dila.edu.tw/
立即贊助 https://cbeta.org/quick-donate/

贊助資訊

CBETA 長年來陸續將歷代重要佛典數位化為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，不僅收錄了大量的珍貴文獻，更致力於校勘考證用字及增添新式標點，提升佛典的文獻品質及易讀性。「CBETA 電子佛典集成」是大眾廣為運用的公共資源，此成果也獲得國際學界的重視及肯定。

對於一個從事佛法志業的非營利團隊來說，能夠長期埋首理想、踏實耕耘，實屬不易。為了提供更優質的服務，CBETA 基金會擬增聘專業人力，擴大組織規模，懇請大家慷慨解囊、熱情贊助，讓未來有更多更好的電子佛典。

贊助捐款

「水滴雖微，漸盈大器，凡福充滿，從纖纖積。」
—— CBETA 2024.R2, T04, no. 210, p. 565a5-6